

建水州志卷十五

藝文記

重修臨安府學廟碑記

大學士 劉健

睢陽李公孟暉弘治壬子秋自貴州按察僉事
遷雲南副使奉 勅整飭兵備駐節臨安府視
事之初謁 宣聖廟顧瞻興歎以爲敝陋弗稱
卽有重修之志未果越五年丙辰政行民悅境
內無事歲且熟乃進郡守烏程王君濟議協遂
以是冬之孟聚材庀工撤而新之不數月告成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一

自大成殿明倫堂而下以楹計凡若干有奇宏
麗有加祭器樂舞歲久亦敝以修葺餘力咸一
新焉李公馳書請余爲記余惟雲南古徼外彝
地去京師萬里三代以前聲教未及臨安屬在
西南蓋又遠焉民有椎髻編髮以爲飾佩弓刀
戰鬪採獵以爲生者固不知文字也秦漢以下
漸列郡縣自唐至宋復爲彝酋蒙段二氏所據
始置臨安路我皇明混一疆宇乃易名爲府洪
武初立學校聚生徒設官教之文化之被視內

郡焉百餘年來漸涵既久庠序之士咸知誦法
孔孟崇尚文雅由科第以取仕進者往往有之
先正所謂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其信然哉李
公中州偉人抱負素正駐節其地者八年每公
暇輒引見諸生開以孔子義理之正學多所造
就又嘗以所屬長子弟八庠序與諸生聚處講
習李公今遷陝西按察使內江王公一言以監
察御史往繼其任亦卓然有識士其加意學校
表正士風與李公有不約而同者臨安之士自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二

茲哀然出爲世用以建功立業將彬彬然而益
盛其所宜書不但學廟之增新而已故因其請
特著之俾諸生之後進者有考焉

臨安府重修廟學碑記 郡人曾鼎

孔子之道上承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緒六經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故其道與天地相爲悠久
自昔有天下國家者皆師尊之凡國都以至郡
縣莫不建學以崇其教學必有廟所以嚴釋奠

之典無非重其道也聖朝有天下於建學立廟之意視前代有加雖窮鄉下邑莫不有學有廟禮樂之備比隆三代臨安在滇南爲極邊郡學校之設自洪武平定之初歲久圯壞弗稱國家所以化民成俗之意正統八年春知府徐公慨然欲撤而新之顧力有未及遂謀於郡僚衛帥相與捐俸購材鳩工重修工未備適雲南按察司憲副姜公巡歷至郡亦捐俸益之明年明倫堂四齋大成殿又兩廡戟門櫺星門杏壇泮池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三

皆以次繕葺之規模煥然聿新於是請爲記刻石以示方來於戲聖人之道在天下不可一日而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人所共由不以文武而有異故雖在衛帥猶知所重焉矧爲士子朝廷之所作養而期其有以致用於時者乎爲師者以斯道爲教爲弟子者以斯道爲學則不負朝廷建學之意而聖人之道豈有不明也哉

儒學新修杏壇碑記

知府王

佐進汝州

天地之道高明博厚至誠無息孔子天下之大聖人也其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其神化與天地上下同流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然其動靜語默無非至教粵若遊詠洙泗之間坐於杏壇之上弟子侍側聖人絃歌天下後世至今傳誦之仰止杏壇猶可想見聖人渾然天地氣象於千載之上臨安爲滇大郡學宮煥然甲於他郡數年來人材彬彬輩出與中州齒獨杏壇故址歲久益圯未有

能復修之者蓋有待也辛巳春適僉憲平溪張公按臨浩然有創修意旣而紹興羅公至顧瞻其地慨然卽欲成功時有尙義若柴庸者聞而樂助之貲佐與指揮使萬公暨諸寮宍相與協心殫慮捐俸贊襄乃命諸生董其事不日鳩工踰月壇成佐間得聖人絃誦遺像用劓於麗牲之石以啓後人之瞻仰他日臨安士子有自學而登庸者著聲四方則杏壇不爲徒設矣而於聖朝作養之恩亦不負矣幸其勉之於是立碑

以記歲月凡有功是役者姓名具列諸碑陰再拜而獻頌曰

於維聖人 聰明仁智 祖述憲章 先後一揆
於維聖道 大如天地 無時不有 無遠不至
聖人之心 化育無二 坐於杏壇 羣賢列侍
鼓瑟而歌 道德漸漬 金聲玉振 垂教萬世
皇明啓運 列聖臨御 道學日明 道統日著
維此臨安 軍民所止 彝風旣殄 民知禮義
學有杏壇 未獲修理 不有達材 孰克承志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五

有賢僉憲 臨學顧視 俾弘其規 俾廓其址
佐也小生 惟道是企 謀及僚屬 贊襄厥美
乃築乃斲 棟梁聿舉 僦用工材 民不知費
大功告成 歲月斯紀 後有作者 是承是繼

尊經閣碑記

邵玉

閣以尊經名崇聖道也道具前聖一心著之於
經必有後聖者作兼君師之位當制作之任闡
明宣朗然後經益以尊道益以著足以扶世導
民歸於皇極肆惟皇明撫運列聖代作御製大

誥三編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爲善陰隲孝順
事實五倫書要皆所以尊經崇道而大有補於
世教故以雲南六詔荒服之外亦必創學立師
頒布書籍作新士類千載斯文之大幸也臨安
在邊迤東地大形勝丕振士風廟學之建蓋亦
有年宣德間前監察御史賴公瑛出守茲郡於
明倫堂後始建一閣扁曰尊經貯書於上意亦
勤矣歷年茲久風雨震凌始莫可支天順癸未
秋貴陽周公瑛由名進士歷秋官副郎拜命來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六

知府事首先詣學謁廟周覽寰視慨此閣之傾
圯勢弗容緩亟捐俸貲爲倡諸在官者和而應
之鳩工庀材卜日興作撤舊繼新擴隘爲宏前
接以楹旁夾以室閣之四壁復圖繪前賢刻苦
好學之跡勵厥後進落成之日同知雲中劉公
文疏其事求文勒諸石於戲仰體聖朝崇道尊
經之意修閣諸書長編巨冊插架堆案襲芸香
於四座藹絃誦於一區興學勸士如此郡守之
職盡矣遊茲學者寧不知所以然則於經愈尊

於道愈崇於國家建學立師之恩庶不負矣廡
書此以俟

復修寄賢祠碑記

歐陽重

臨安郡學有祠曰寄賢以祀王太原韓五雲兩
先生也洪武中用法嚴峻二公皆以諫得罪而
大原以山西叅政謫五雲以山西布政謫並戍
臨安衛一時樂居絕徼相與講道於學廟東北
隅若將終身焉當是時雲南始定臨因元學重
修之兩先生雖在軍旅實爲文學倡若文翁之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七

在蜀也若韓子之在潮也師表於茲益十有六
年矣於是士習始變人文始著臨安子弟殆無
有不學焉者矣既而五雲起爲都御史大原尋
起爲翰林侍講而臨士之第進士者自茲始在
者相望於朝兩先生之功何可誣哉成化中訓
導趙君子禧於其講道處構亭曰讀書臺以繫
思也分巡僉憲劉君福因爲祠亭東北以昭祀
也副憲包君裕爰肖厥像題其祠曰寄賢以示
範也分守叅政陳君宣爲祠祀詳書其事不沒

其實也至是兩先生之功庶幾不泯焉爾其後
兵備副憲王君一言拈修

文廟以祠爲偪移諸廟門左屋雖增飾臺因以蕪
臨人士過其故處若不忍兩先生之跡淪於變
遷嗟咨久之嘉靖丙戌副憲戴君魯溪奉制命
來鎮是邦武備文事聿舉顧瞻祠宇以其地臨
街喧隘而弗靜亡以稱祀典人士迺亦以非其
舊爲言者遂謀修復之披志圖求遺址即廟東
北仍其故處撤祠爲新遺容有儼形迹若存而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八

於所謂讀書臺者亦不失其舊於祠前易廣其
地作前後講堂者二環以書房總四十間嗚呼
蜀學始文翁故祠石室潮學始韓子故祠後堂
然卒移之儕爲四公孰若兩先生之祠得附學
廟雖移之而卒復之而祀且專耶抑二公皆守
郡有教人之責兩先生皆謫戍重以遠方立教
之初非誠有得於己欲彊人我從不可能也而
謂能使人景慕以至於今不忘邪夫以蜀潮之
教自二公以徃鮮能繼之者而兩先生百餘歲

後又得魯溪修復其祠增築其學舍以終其教
俾臨子弟藏修於茲宛然如當日侍几席若兩
先生今日之在茲也讀書臺下吾伊琅琅殆將
由其道於無替極其功於悠久配兩先生而俎
豆其間非魯溪誰歸哉祠曰寄賢仍舊名也講
堂曰聚奎曰麗澤門曰寄賢書院新題也太原
韓景常字景彰五雲諱宜可字伯時俱浙人魯
溪諱書字天錫崇陽人辱余爲記故喜廁名其
後焉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九

崇正書院記

郡人 張 繹

臨安之有書院憲副王公之所作也古黨庠術
序之外閭巷有塾至唐每鄉閭各令置學書院
蓋沿此遺制宋初郡縣之學未立因卽前賢遊
宦過化讀書講學之地增立學舍後人於其先
世聚書淑鄉族處亦皆承修而書院寢多矣我
國朝學校徧天下一教之以聖賢正學士雖未
免科舉之習然不但於其文詞而已當道君子
每爲書院拔秀異特處其中以培養實德固相

成之道也嘉靖癸未公以分巡監督學兵備來駐臨安視學雖已弘廡而肄習號舍獨缺將圖廣之得西廓外僧寺一區地高亢陽處置有方宜在亟成於時盜訟衰鮮憲務餘閒公躬畫條規擇任能官撤寺而更置焉遂鐫崇正爲名蓋以聖賢正學端習尙也聖賢之學原於天命具於人心見於綱常倫理日用事物達於政治卽經書所載之道先儒之所發明而書院之所講求者也宋四書院白鹿洞得文公朱子之修而

獨盛於今教條講義具在彼其次第於五教之目爲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致審於君子小人義利之辨不惑於似是而非近理亂眞之說遏欲存理明善誠身言動好惡一於公正德業文詞一於純實而師心慎獨求以不離乎道凡皆正學之所有事也乃若心術幾微邪正之未判名利之牽引矯拂欺僞其爲行詖淫邪遁其爲言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援上陵下由徑入室而滄訛詭秘有畔於道凡皆正學之所

深戒也習尙端心行正而爲正人處則以正家
出則以正國守其正於居常而不失於應變聖
賢立體達用之道所謂正學實德庶幾近之若
惟剽竊浮華逐時好以捷科名取容悅而苟利
祿則非所以培養之意奚以特拔異處爲哉昔
者楚之豪傑常歷江漢北學閩蜀賢儒不遠千
里聚講衡湘道非止於聖賢生長之邦也天地
正氣之發不以遠而有間滇人先亦嘗有宦學
節義名志籍者矣吾鄉諸士固不得以遠而自

誘况被聖化百五十餘年之久學校舉額益增
乃今復有斯院不出閭里而得聚居講學又安
可無所自振哉祠從鄉人之頌慕功德圃爲息
遊之士觀德而肄習且將擇及武弁之秀一敦
崇正學一事正人君子之興起必有超乎前者
出焉院之方作齒材明舊鬼速老王諸寨遠彝
夙染禦人之習久負固者重譯自數百里外望
東羅拜願自新乞貸公慰而定集之殆又文德
修遠人來之義歟公名忠蜀瀘人以繹在蜀舊

知命爲之記

重修城隍廟碑記

知府 章士元

我聖祖平一海宇令諸郡邑廟祀城隍而廟制亦視諸司之式期以右民斯褒異之也既又以勝國所定封號爲不經釐之以從今稱官是土者尸祝有體誓誠有文祇敬日嚴昭貺靡忒致理成化之助焉可誣也臨安吉彝熒之地洪武中始拓郡郡所控御亾慮數千里率多彝獠附山跳梁者恆十五焉其最鉅者西南隅直抵交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十二

趾之墟地彝而鄰邊若是爰有保障安危豈特一郡計哉崇墉言言深溝活活將全滇是毗焉耳神之尸於是者揆厥精爽顧不於他郡加神異乎郡故有廟國初時郡人楊姓者捐地以成於時百務草創制從樸簡又乏紀勒以稽歲月歲久傾圯頑民僦寓漸至蕪穢嘉靖壬子春土元來守是郡謁神之日顧瞻咨嗟意將新之而時方議兵憚於舉羸閱明年癸丑春郡民祝崇者請曰郡之士民固將樂輸以從事矣亾何過

之則傾者起敝者葺丹堊者爛然矣再過之則廟之前加二室焉左曰奏榘右曰承休以竭虔也齋宿有所庖湏有室皆昔無而今有者也三過之則廟門之前有渠跨以石梁石梁之南爲衢易石以甃矣潔齊嚴閔遠邇瞻竦崇於是役專且勤也司諫晴山李君遇元以士若民之意屬士元爲之記夫城郭之設以擇禦寇攘奠麗民居厥功鉅矣廟祀爲稱然特司諸幽者也爲民牧者號有專城之寄則必有務民義者在焉

豈曰悉聽於神抑亦不專恃於溝池樓櫓之間而已矣是故以固扃鑄以嚴鉦析以謹睿築以時練閱莫非我責也而猶爲末也率民以業本導民以和親寬其力鼓其義氣而又將之以誠信則赳赳武夫咸爲千城人和旣至山谿失險由是寇攘無畏民居永安斯無愧於食土之毛而有答於神之昭貺者矣苟不是務而殘民以逞則覆隍之禍行將自及神其怨恫又何所感格以徼惠於民哉凡我有位盍相與自警焉

忠孝堂記

王奎

董氏居臨安世多顯人其以忠孝顯名於元者則莊愍公父子其人焉公諱文彥大曆間爲威楚路知事時鎮將敗狐叛遭兵劫威楚迫公以從公正色叱之曰我家世累受國恩寧肯從爾賊反耶賊怒拔劍截兩耳內口中流血被面公嚼唾賊滿面了無怖色賊知不可強遂見害朝廷憫其死制諡莊愍表其門曰勇節忠義公之子茂春字良卿仕爲通海學官痛其父死於賊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十四

毀瘠哀痛幾絕者數里巷聞知亦皆爲之泣下其事母至孝飲食寒燠之候未嘗去其側一日遇有疾至忘寢食輒顛天願以自代宗族鄉黨稱之無間言是時賦詩誦美之者有父子一門忠孝備簡編千載姓名香之語董氏遂以忠孝名其堂洪武初良卿之子思平爲邵甸縣主簿有才識嘗戕土酋祿佑反側思平以忠義諭之酋感其言卽率衆來歸朝廷嘉其有勞以官帶寵之命世襲其郡把事卒於官其子士美事詩

書謹禮節襲其父官爲邑人所畏服蓋嘗慨思
祖父之遺風欲其暴白於世也屬僧錄覺義雲
山請爲忠孝堂記予惟忠孝臣子之大節也文
彥盡其忠於君良卿盡其孝於親可以無愧於
爲人臣子矣宜其子孫之衆仕者之多至於久
而益顯也今世美承繼其先振起於後當知忠
孝爲臣子之節况以之世其家哉斯堂也朝夕
覽觀乃祖乃父之所卓立如此其忠孝之心寧
不油然而興乎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十五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董氏有焉董氏後人於祖
父忠孝之節善繼善述天佑其家又豈有窮哉
覺義董氏之甥也因其請於是乎記之斯堂將
永有曜也

科甲題名碑記

陳 宣

聖人啓運統一宇宙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
罔不臣服雲南雖古荒服外三年大比登進賢
良與中州埒蓋由列聖相承聲教覃被如雨露
潛敷而萬物無不化臨安又居雲南之極邊而

賓興之士掇巍科者有一榜半臨陽之稱然於
立石題名尚闕如也茲值欽敕提督雲貴二藩
學校僉憲四明邵公按臨考校問宣進告曰科
目題名匪僅誌盛凡以昭勸義不可闕敢請公
曰諾因命生徒鳩工礪石樹之儀門右介備書
進士舉人姓氏於其上庶幾已備是列者益思
砥礪名節不安於庸碌自處必欲追配古名臣
在泮未出者益皆勉修德業不容以柔懦自甘
必欲齊馳諸先進則石碑不徒爲文具正以彰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十六

國家一統無外之盛於悠久故復系之以箴云
天生四民 莫先乎士 士參兩間 莫大乎志
志立功崇 志隳業圯 所志伊何 曰學而已
誦詩讀書 居仁由義 不屈不移 丈夫是企
養吾浩然 充塞天地 矧值文明 出由科第
鹿鳴旣歌 令其偕計 大較春官 羣英畢萃
清問臨軒 鞠躬敷對 量能任官 度德授位
所治天民 所職天事 尙慎厥心 精白無二
視古名臣 四休媲美 忠佞廉汙 公論攸繫

在泮後生 宜加惕勵 自滿則驕 自狹則寔
自是則欺 自畫則退 井須及泉 山無止簣
所積既深 所發必沛 彼何人哉 吾何畏彼
帝德如天 聖道如砥 篤信力行 後先一義

北山華嚴寺八蜡祠記

郡人 馮桂芳

稽古帝堯始爲大蜡八嗣夏商周因之行於列
國歷漢晉宋皆有其禮所祀八神先嗇一司嗇
二農三皆人之有功於農者郵表畷四貓虎五
坊六水庸七昆虫八皆物之有功於農者歲十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十七

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蓋報農事之成云我
國朝釐正祀典令郡邑春秋祀社稷以社爲土
尊稷爲穀長統具祈報之義第未有蜡之名至
丘瓊山先生乃謂蜡祭宜與藉田之禮對舉於
冬以報先農然亦自上之典禮言耳今他省他
郡顧多祠蜡也者古人祭川先河孔子蔬食菜
羹必祭其不念本如此惟茲八神固農之本而
食之本也義起之禮非斯民之情與記曰祭坊
水庸事也然則舉八蜡於社稷之外又非農事

之備哉臨安故無蜡祠歲萬曆辛卯鄉人釀貲
修北山華嚴寺鄉達大叅萬先生文彩謂曰北
山爲昔年郡公省耕之所寺左隙地盍祠八蜡
爲農裨乎先生又首倡捐貲而鄉士大夫及善
士之衆皆喜從樂施時請於攝郡郡丞南海李
侯侯曰美哉乎斯舉也哉母亦本業是務者乎
於是起正祠三楹中祠三楹前大門中坊牌露
臺皆甃以磚石繚以土垣神位主先嗇居正中
從容塑像使人瞻以思其餘木主司嗇居左旁

之上農居左旁之次列郵表暇貓虎坊水庸昆
虫所以別貴賤也祠制略倣他省而神位則考
諸郊特牲旣成適兵憲河東喬公郡伯南昌齊
公蒞任以扁額請而立焉萬先生屬桂芳紀其
事桂弗嫻於文奚能爲役然叨聞剏造初末故
不敢辭竊惟古之蜡歲終記四方年不順成八
蜡不通以節民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
也於此有恤民重農之意而其禮操之自上茲
祠旣起於民情則惟春祈冬報以徼靈貺於順

成爾要之農之事幽贊者神也力耕者民也而所以使民得盡力於農者又在上而不在祠哉

遊雲津洞記

提學 楊師孔

乙丑歲冬仲校士東迤邐昆明池入江川達撫仙湖出通海沿水週遭紅葉蘆花澄波石逕酷似江南暮秋佳景全收水石淒清之勝月終旬抵臨安嘉平望日竣試事闈中夜燭曉雞文焰筆花與詩懷相濬發知有雲津洞天之奇雖意興勃勃未敢必此遊聞水漲雲深非飛仙不可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十九

渡也郡大守徐君澹盈別駕顧君綸堂州守周君賡太業已預爲排當差官潘倅回云歲盡水落雲海橋成喬舌悚肩若有不能名其奇之狀蓋潘倅爲虎林官裔頗解遊道者遂以旣望之卯刻出闈廓外易野服可十五里易肩輿度嶺循澗委蛇盤轉爲闔郡衆水歸墟此邦文獻冠六詔水口奇秘如此勿謂青鳥家不足信也行里許鳥道篆蒼烟中聽水聲澎湃肩輿軟穩兩腋欲飛山淨水鮮漸覺非人間色相須臾回度

山椒望石門百尺下接水雲中當門巨石如屋
屏轉水勢分流潏洄入海門如灩澦之砥三峽
殺其欲歸之怒造化非無意也雲門顏高若障
迴望不窮什七爲顏什三爲門巖畔古藤一株
纓絡下垂將及洞門翠葉斑斑不能名隨風裊
娜於浪花之上神仙點綴稍露一斑余顏曰雲
門蓋洞中雲浪屢伏屢見俱由此問津也由雲
門折而左一逕入雲盤旋石亘橫開小嶺而上
平野周回四山懸翥巖巒映帶曲曲有情行三

里詐如桃花源中桑麻丘塍但少雞犬數聲耳
又里許折而左望石壁千尋亂雲中渺渺一隙
小有棹楔蘚菜生秀一材官領健兒兩隊旌麾
燦燦迓道左金鼓喧闐蓮界中那有六花雲鳥
然雲裏修羅護法致頗不俗知是洞天門戶矣
踰踰攘攘長嘯入洞門左盤而下雲級千層一
望石華潭影與天光相蕩目閃灼不能定兩守
別駕材官候吏千人簇擁笙樂齊鳴躋躋若佛
界仙班隔水連震三鏡如霹靂遶地底翻騰時

許不散何啻韓淮陰戰廣武時瓦屋皆震得此
可壯遊膽一潭橫映沿岸而左突出層臺障以
彩棚雲霞繽紛華纓回絡如海上新結奇蜃三
軍禮畢各易野人服酒三酌進午飭庖厨音樂
俱自巖隙名據一竅奔走趨蹌不知從何而來
大非人世所見隔水望雲壑中似屋似广或廊
或榭深廣無際暗中各位置蓮燈松火燦爛若
星宿海聲傳樂奏渺渺雲濤余意觀且止太守
笑應曰此入洞第一門戶仰視懸巖垂乳燕壘

蜂房對面橫開百丈雲榜余題曰雲藏七十二
天自晒爲門外人也向雲門所歸之水自此初
見左轉而入玉柱千章琳瑯入水平沙沉靜潏
衍淡漠絕不見怒濤奔放之勢水性至此亦降
且化矣臺下臥彩虹百尺對岸棹楔如畫楯欄
步薦紅紫繡錯王淑明山水苑中間以飛樑朱
檻自非仙都何能有此可稱點綴名手音樂前
導余與太守輩信步度飛橋飄飄若仙過橋行
平沙上深軟如茵褥屈梁闌檻一派天成門戶

從火光中一望玉筍株株華燈點點委迤婉轉
杳不可際若五都三市上元燿燦但少人世車
馬塵踪耳沙窮雲津水再見余題曰牛渚問津
清溪蕩漾較初津濶三之二橋長倍之飛欄婉
轉步數百不能盡星火中隱約波蕩如履長虹
脊步步生動但恐飛去兩岸雲頭霞級輪菌拳
奇虬龍攫舞不可名狀橋盡涉東岸淺沙循峭壁
而進羅列紛繽旌幢排導空中一片衲衣緒摺
雲生針痕世界想初祖入定後頓念收去余題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二十二

曰掛衲再行數十武則爲玉平天矣洞天自此
開極太平障仰視玉板一片數十頃琉璃懸蓋
四角參差柱以鏤刻玉樹珠絲玉板一如虛櫺
豎楯掩映迴環隔岸一望無際人聲動處漁火
星星恍疑似鮫人窟宅水至此平偃汪洋有浩
渺澄靜之勢中湧小巒僅與水齊白衣大士趺
坐如生前立小善財似拜似舞蓮燄中閃灼不
定不知南海一幅畫圖何年移置於此余題曰
普陀彼岸與太守輩定席開樽盃中浮白與玉

光相盪水面白毫向青眼搖曳豈惟逃醉中之
禪亦且登糟丘天上矣左折而上數十武高坪
長偃不但可建十丈雄旗火光徹處蓮開雲涌
霧轉星迴懸簷百尺累累若珠絡諦視萬象俱
備第深廣高遠目窮於火火窮於象惟有鼓掌
蹈躍低徊歎息而已中一峯突起十數丈萬朶
青蓮攢攢而上勢若鰲山壁立又若蜃氣葳蕤
列菌小坐令火人以高火射之搖搖不窮又以
花火自峯頂向下噴吐如萬斛明珠瀾翻峽倒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二十三

巖巖奧窅中傾濺跌宕俱成天花生平火樹之
觀無奇於此余題曰象森天向下對過卽普陀
岩下流少爲深廣兩守謂成橋之難深惜民力
又恐余遊廢半遂大爲愆息余題曰興道卽行
無勞過計也光中見彼岸懸岩下盤石嵯峩可
棋可釣可臥可醉亟呼輿人上肩輿揭厲而拱
手謝三守不必勉進但得一尊一果兩侍人相
隨足矣鼓勇前進到岸捫蘿選石向所見磐石
雲蓋如龕清流繞膝不覺鼓掌大叫三守亦蹶

蹴蹇裳從之矣開樽趺跏環坐酒三行笑問曰
直鈎之鈎古爲美談今我輩坐此石上人我渾
化心手相忘卽直鈎何在題曰無影鈎向三守
鼓余恐不前茲隨余恐不止不覺游興益猛不
問主人毅然拂衣前進行平沙數畝空濶若原
野千火齊明火光盡處俱無邊際至此愈覺靜
奧百步外偶語俱聞微笑成響大非人世氣候
平沙盡處河邊有物十數雌雄反覆相耦層屢
而上首足蠢蠢欲動蒼翠濶濕如初出水態明

火近視的爲活龜敲之則鏗然石也雲津至此
爲第三見成橋更難想飛仙自不禁足題曰弱
流叱鼓樂明炬而前三守亦冉冉漸集過水兩
岸峭拔稍費登涉中端涌一蓮座高可丈餘大
士文殊普賢位置停勻相向鏤塑不能眞天巧
也再上地勢高敞另開一洞天較象森稍爲謹
秘而峻峭過之仰視圭璧琳琅霞蔚雲蒸莫能
悉狀題曰鬱林天少下當門一柱大可十圍上
拄天下抵地首尾適均有巖巖挺峙之狀行者

左避題曰擎天再進有仙人一足自雲中注下
膝與雲齊豈崑崙失足誤墮塵中耶稍上遍地
石田縱橫如畝塍遂俱備仙家亦自力作從來
無素餐神仙也歷田而上雲壁間忽開數小龕
方平如榻間尺數丈許各開一門中婉轉相通
絕類人間洞房秘密命各懸一燈余與三守各
據一榻且坐且臥酒行數十觴幾栩栩化爲蝴
蝶矣題曰無夢榻下榻左進數十武有巨柱筋
骨輪輪大十數圍上下生成齒齒印合中橫空

寸許隔火相向面面朗徹天巧至此不可思議
題曰乾坤蟻磨試問於中不知有幾許南柯國
土左旋俱行石乳砢砢中或蹈雲頭或履菡萏
輿人走卒步步生蓮我輩何異登仙再轉更開
一洞天四壁峭起圓蓋高懸簇簇垂垂俱成幢
幡寶絡壁上華纓下墜萬縷千絲纚纚欲滴豈
當時說法此中天花點點而成題曰雨花天過
此層雲渺渺遠望莫窮左爲削壁上覆天蓬歸
雲宿霧鱗砌而成宛然一響屐廊也右石路平

坦唇稍展宛然函蓋之狀視虛無處俱不可窮
但人氣火光結成虛空中一片白珩如雞鳴黎
黎天色向三守咤曰昔人柯爛今不知曙欲旦
矣題曰複雲廊路長里許各上肩輿石盡更有
沙堤平偃燦然新築下輿信步平軟且酌且行
有淡漠靜虛無名無相之致函輒酒再進數觴
題曰恆沙堤堤盡輿殷殷具餘勇輿人告以水
深莫測從來遊客足跡未曾至此亦謂天機神
祕不可令人洩盡當畱有餘以還造化可也土

人相傳此去上有水七渡未漸通明原非經目
不過意摹之詞自郡城至此洞有三一南明一
萬象此爲土呼巖洞奇包二洞餘不足觀矣各
登肩輿乘興而返一步一戀燈火澄澄簫鼓闐
闐眞是仙人掌上碧落初回出洞月已過午影
掛松陰雲棲石骨下嶺易肩輿入署雞聲鳴鳴
伏枕就夢猶是石香雲潤不知東方白矣是日
車馬在門匆匆就道激江試事歲暮入省復理
西試閣筆幾一載偶於直指臺白岳翁處見別

駕圖成如在七十二天或亦此洞之遺文責逋也小春晴霽墨和筆潤勉就小記以助別駕烘染

新建曲江橋記

巡按 沈正隆

昔杜元凱建河橋於富平之津論者胃周所都經賢里莫作衆口紛角如聚訟乃卒排羣議而梁之橋成帝從百官臨會其上舉杯屬預曰非君橋不立也乃知非常之舉黎民懼焉非一世矣國家方興延袤原隰阜壤沉沛沮洳錯焉如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二十七

繡而水居其七山陵谿谷之地百不當一川澤陂池之地十不當一江淮吳越三江五湖表裏襟帶民生其間揭厲便習長年閒於刺舟牙檣錦纜綠鷁葱鷺駛若鷺鳥乃雁齒龜浮虹垂星應壤接而鱗比焉豈顧高高下下以罷其民夫亦河厲溴梁之是賴以免於褰裳濡軌不然陽侯怒而天吳震飛鳥危而帆檣絕民安得不胥而魚鼈耶西南之國滇爲大鎮固非澤國也度索尋橦不講於剗木航葦之利乃昆明池水藩

屏身毒漢武寫之以習水戰思蠶食焉固非拂
埃揚榼安得廢達沮而不梁也眇町之陽有曲
江去郡九十里而遙其源出青蛉弄棟由嶧倪
而入盤江滙爲巨浸夏秋雨集山泉會之騰涌
澎湃瀾瀾浩浩溟漲無端白鷺寒飛雪濤山立
行者輒假船縮以濟榜人不戒於水中流而膠
而波之込之風伯鼓颺孟漣擷雪民隨波流葬
於魚腹死者若蕉余奉命按滇蒞其境問民所
疾苦父老以告曰苦墊河之厲民無如河矣坐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二十八

視懷襄莫救如吏何會鄉大夫王公恩民包公
見捷從**愍**之捐其橐以助固非若羣喙之紛角
也余亦捐庾廩之半鳩工紀材伐石斂土畚鍤
齊興森舉雲集經始於大荒落之歲閱敦牂而
告成凡爲星者幾爲柱者幾傍琢石爲斜闌曲
曲十二望之若渴虹下飲玉池固不敢比於玉
樑金柱然得驛嶠潔而從平燦或可拯民於魚
鼈耳橋之陽祠漢壽亭侯以鎮侯於滇固未涉
也其子興從武侯濟師瀘之役死者河爲不流

武侯褒其骨而祀之則墊溺之患固侯所戚矣
戚之其不拯之乎蘭津之濱有鐵橋焉懸梯織
鐵勢如飛虹其上祠武侯以鎮著侯績也關於
武侯心契神合陰相往來安知其鐘鼓不式靈
之余固昉蘭津而祠侯從民志也輪宇炳奕粉
橈復結物物而爲之備令民歲得以牲醴祈福
庶幾謠歌烏拜侯之靈其默相之俾海若不驚
馮夷安堵蒼蛟白獺歸於其穴牽牛飲馬於萬
斯年矣夫沉玉瘞牲波臣助順鑄牛燃鐵玄冥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二十九

效靈以侯之精忠貫日而永奠之其不比於鞭
石豎梁哉廟貌鼎新設醴張樂乃爲之歌以侑
之其辭曰

河湯湯兮激潺湲瀾浩浩兮懷陵山馮夷怒兮
洪濤翻野渡迂兮溯流難溯流難兮薄白日舟
如刀兮衝波出泛中流兮榜人溺沉重淵兮蛟
龍窟川無梁兮波無人民之墊兮丁此辰乃駕
梁兮河之濱通波陵兮車麟麟龜龜浮兮斷航
續祠靈神兮梁之麓神之靈兮亶覆育長虹堵

兮螭龍宿廟貌肅兮燕樂康振金交鼓兮酬蘭
漿神之來兮繽紛揚擁長劔兮珮鏘鏘雲馮馮
兮陰肅肅神之鑒兮朱顏顙哀下土兮殫爲戮
庇吾民兮祭受福千秋萬歲兮奠陵陸

選兵靖寇碑記

郡人萬文彩

臨屬建屏迷蒙通窅之間有狴雞濮喇獾犛等
種丁苴白改栗灣蕎甸等寨雜居散處不事耕
織劫以爲利禁馭稍弛卽滋蔓爲患所在被劫
莫敢誰何釀成鴟張之勢隆慶戊辰年至劫印

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三十

殺官直薄城下如入無人之境而地方官且微
文巧請以苟幸目前卒未有曲突樹防振揚威
武以少挫狐豕之鋒而綏逋播之衆者國家何
賴焉辛未秋七月巡臺侍御安肅許公按部臨
安嚴持六察外尤畱心民瘼進文武屬諭之曰
諸兇彝猖獗固以我將士爲怯今不預爲之計
仍蹈故習坐視民患莫之恤縱自愛惜如百姓
何且諸彝與他寇異憑依險阻去來無期是必
扼其要地禦以精兵修其武備遏其出而截其

歸庶地方或可稍靖於是僉憲蹇公請於撫臺曹公乃奉璽書檄下州縣召募精壯五百名官軍土軍二千餘名用搗巢穴器械餼糧郡守候公任之兵憲西充張公毅然以弭盜爲己任首執縱賊窩賊土賊百餘人戮之揚聲進剿攻其堅寨數處旦晚反覆數回出其不意彝寇以爲自天降也聞者不寒而慄受撫恐後至於罰賞申明調度周密忠誠任事前未之見旬月之間民皆安堵賊知畏懷後司馬鄒公繼之與侍御建水州志

卷之十五 藝文記

三十一

公同志至今蒙利所謂馭彝有要匪徒撫之亦貴威之治盜有方不在勝之而在靖之也咸願勒石以詔來茲

重修文廟碑記

知府 丁序琨

學之興廢世之隆污係之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天子入太學則齒當爲師者弗臣誠以化民成俗必繇於學故干戈羽籥禮樂詩書無非學之事春夏秋冬無非學之時司樂司成教於國仕焉

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其養之也豫其訓之也備
是以藏焉修焉游焉息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相
觀以善相摩以化而不知誰之爲也然其時至
聖未起記所謂合樂祭其先師者蓋各祭其所
宗若唐虞之夔伯彝周之周公也自孔子歿後
之學者莫不宗焉而先師之名始一廟而祀之
者自古迄今無遠邇疆界一也道德之盛至矣
降及後世異端蠡起正學榛蕪於是琳宮梵宇
金碧輝煌而至聖妥神之所諸生講習之地或

反闕焉不修教術裂而風俗衰矣臨安滇南望
郡絃誦比鄒魯勝國時已有學國初更置府治
之西二百年來遞加修葺規制嚴整足聳觀瞻
崇禎初年郡經兵燹避難者棲止其間稍見損
闕郡之諸縉紳先生聚而謀曰古者建國教學
爲先兵戈既定肄業是圖可使頽然無鼎象虬
堂殿門廡敞者飾之師館吏舍缺者備之坊亭
樓垣未有者創之費不帑請工不民勞煥然其
大成也將竣事適序琨承乏來守是邦諸縉紳

先生偕諸弟子員見屬以記琨於是服諸先輩之能淑人而又知人性之無不可以善也近見士大夫或剪公黷弱豐屋蔀家操其贏餘歌樓舞榭以鳴得意又或崇佛老之宮以導愚昧竊以爲學聖人之道何見之左右若此而此鄉先輩汲汲宮牆之黼黻若其家事然於以開示來茲甚盛心也古之所謂鄉三老者庶幾在是而修廢之議一倡士人圜起應之出鏹獻勤惟恐不及豈其怵於勢誘於利誠慕聖而趨學心之

嚮往不自己耳則諸士入廟俯八門伏堦而謁□昔日洙泗環堵之宮杏壇舞雩之下曾無安居何至今而萬世爲王當必有爽然喪其狗俗之念而勃然動其不朽之思者矣繇此以往言思可道行思可法毋誘於榮利毋雜以偏曲而學術正學術正而治化無難推之正國正天下三代之隆可使在今日也豈但侈山川之揖秀誇棟宇之雄麗哉其用材幾何役若干歷幾歲時而成董役助貲之功別駕劉君之蘭司李熊

君啓宇建守劉君僖爲多例書碑陰以荅紳士
之囑

建
水
州
志

卷
之
十
五
藝
文
記

三
十
四